

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趋势与现代化的关系

郑 雪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中国现代化程度不同的农耕者和工商业者的认知方式,揭示了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一般趋势。

作者:郑雪,男,1957年生,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的认识活动方式会发生种种变化。从理论上讲,这些变化的方向与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这些变化会有助于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我们把握了中国人认知方式变化的趋势,那么,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教育、文化的手段和政策来促进这些变化,从而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积极的作用。问题是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趋势究竟是什么?过去有不少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探讨过这一问题,但绝大多数人的研究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研究,而缺少实证性的和定量的研究。没有定量的实证性研究,只能对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趋势作大致的猜测,很难真正准确地把握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趋势。本文试图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把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以探讨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趋势。

一、认知方式的概念和类型的划分

认知方式,又称为思维方式,国内对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定义。有人把它看作是认识活动的“思路”,有人把它看作是认识的方法”,又有人把它看作是从事认识活动的规范等等。这些定义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认知方式的本质特征,即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规范着人们认识活动方向、过程和结果的模式。但是,这些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局限,即缺乏可操作性。对认知方式的概念没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和类型划分方法,就难以提出可检验的理论假设,因而不能对认知方式进行定量的实证性研究。我们试图使认知方式的概念操作化,并提供划分认知方式类型的方法。

本文把认知方式看作是个体以不同的认识操作处理不同性质的认识材料的认识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在认识活动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础的认识操作是分析和综合。分析操作使个体能把不同事物或同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分解开来,而综合操作使个体把不同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的各个方面联结起来构成整体,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和综合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因为任何认识活动都需要分析和综合两种认识操作的参与,只不过不同的认识活动中两种操作所占的比例不同。由此,我们可以根据个体在分析操作和综合操作上的相对优势来划分认知方式的类型。具体方法是把分析和综合两

种认识操作当成两个维度,并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坐标,我们就能确定四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类型,即分析型、综合型、分析综合强型和分析综合弱型(见图1)。

根据认识材料的社会性和非社会性,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认识,即社会认识和非社会认识。根据个人在这两种认识活动上的相对优势,我们可以划分出四种认知方式即社会认识型、非社会认识型、均强型和均弱型。我们还可以依据认识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及其相对优势,把认知方式划为四种类型,即快准型、慢准型、快不准型和慢不准型。我们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无时无刻都要同时间和空间打交道。根据认识活动定向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还可以确定空间认知、时间认识等两种认识和四种类型的认知方式,即时间和空间认识均强型、空间认识型、时间认识型和时空认识均弱型。根据认识材料的具体性和抽象性,我们还可以确定具体认识和抽象认识均强型、具体认识型、抽象认识型、均弱型等认知方式的类型。

以上对认知方式的定义和认知方式类型的划分具有可操作性,因为它们是建立在个体对具体认识材料的认识操作基础之上。因而我们有可能通过心理测验的方法来定量地分析这些种类的认识及其认知方式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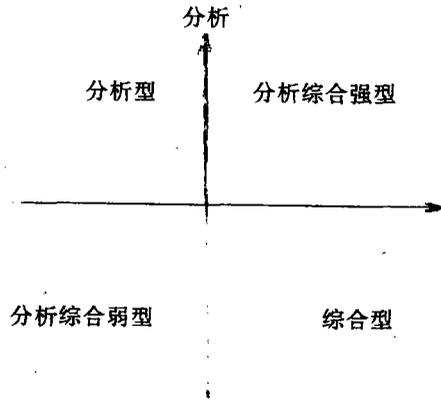


图1. 认识操作与认知方式的关系

二、理论假设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分析,认知方式实质上是社会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而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的产物,它受制于物质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一定类型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一定形式的精神生产方式,或认知方式。从马克思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理论假设和方法。

在中国社会中,主要的传统生产活动方式是农业耕作,而现代的生产活动方式是城市工商业活动。我们设想长期从事农业耕种的人和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人,在认知方式上会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或差异会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的、周而复始的农耕社会的生产活动决定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紧密的社会结构和强调服从长辈和集体的社会化过程,进而对人的认识活动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并要求人的认识活动较多采用整体的综合操作,而较少采用元素的分析操作,因此,我们假设中国传统的农耕者的认知方式属综合型和分析综合均弱型的居多,而属分析型和分析综合均强型的较少。相反,现代的城市工商业生产活动的高度的分化和整合对人的认识活动、特别是分析操作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城市工商业者中属分析综合均强型和分析型的居多,而属综合型和均弱型的较少。

第二、传统的农耕生产活动方式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对人关于时间和季节变化的认识活动有较高的要求,而对空间认识的要求相对较低。而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活动不仅要求人有较高的

空间认识能力,而且对时间认识能力也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因此,我们假设传统的农耕者中,属时空认识均弱型和时间型认知方式的较多,而工商业者中属时空认识均强型和空间型认知方式的人居多。

第三、传统的农耕生产活动方式使人的认识对象局限于具体事物,较少以抽象的事物为认识的对象,而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活动使人面对更多的认识对象,特别是非具体的或抽象性的认识对象。因此,我们假设中国农耕中属具体型和具体认识抽象认识均弱型认知方式的人居多,而城市工商业者中属抽象型和均强型认知方式的人居多。

第四、缓慢的传统农耕生产活动和生活节奏对人认识活动的速度要求不高,相对来说对认识操作的准确性有较高的要求,而现代的工商业生产活动对人的认识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假设农耕者中属慢不准型认知方式的人居多,而城市工商业者中属快准型的人居多。

三、研究方法

对于上述理论假设,我们试图采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来加以验证。

首先,我们参照有关人类学调查资料,根据我国生产活动方式的情况和本研究的目的,分别从传统的社会群体和较现代的社会群体中各选择两个被试组,即(1)粗耕组,选自海南省从事传统粗耕粗放的农业生产活动黎族农民;(2)精耕组,选自海南省从事传统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活动的汉族农民;(3)工业组,选自广州市的城市工厂企业的汉族职工;(4)商业组,选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回族经商者。每组被试60名,分为18—34岁、35—49岁和50岁以上等三个年龄组,每组20人,男女各半。本研究被试总计为240人。

其次,我们采用心理学的心理测验方法对被试的分析和综合,具体和抽象,空间和时间等认识操作,以及认识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进行测试。我们采用的心理测试项目有四类,即图画补缺、图形整合、镶嵌图形和图片排列等。

(1)图画找错,主要是从具体人或物的图画中找出有错误的地方,如图中一个男子画有手表,但手表没有表带。从认识过程来看,要找出图画中的错误主要依赖分析性认识操作。这类测试有2个练习项目和10个正式测试项目。测试时用计时器记录被试完成10个项目所用的时间即反应时,并记录正确反应的次数。

(2)图形整合,这类项目包括1个练习项目和10个测试项目。材料是一些类似于测试色盲的斑点图画(黑白图画),要完成这些项目,被试必须把无意义的、抽象的斑点联结和整合起来构成有意义的整体图像。测试时同样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数。

(3)镶嵌图形,包括1个练习项目,5个测试项目。这种测试要求被试分辨出隐藏在复杂图形中的简单图形,因此,被试需要一定的分析性认识操作技能才能完成这些项目。测试时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数。

(4)图片排列,包括1个练习项目,5个测试项目。每一项目都有一套(5张)图片,这些图片都是讲同一事件。测试时要求被试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排列出图片的正确顺序。从认识过程来看,被试需要较强的时间顺序认识和综合性认识。

从系统论的方法论观点来看,每一个事物都是多侧面、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同一个认识测试的结果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和不同的维度去分析,因而同一个测试的结果有可能作为不同认

识操作的指标。镶嵌图形的测验项目主要要求被试的二维空间认识能力,而图片排列的测验项目主要要求被试的时间顺序认识能力,因此我们将前者用来测试被试的空间认识,用后者测试被试的时间认识。根据上述四种测试项目所要求的主要认识操作,我们用图画找错和镶嵌图形两类测验的测试结果来判定被试的分析操作,用图形整合和图片排列这两个测试的测试结果来判断被试的综合操作。从认识材料的具体性或抽象性(虽然都是图形材料,但其具体性或抽象性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将第一和第四类测验项目来测试被试的具体认识,用第二和第三类测验项目来测试被试的抽象认识。我们将被试的四类测试上的平均操作速度作为判断其认识操作速度的指标,将被试的四类测试上的正确数结合起来判断被试认识操作的准确性。

再次,判断被试的认知方式类型。既然认知方式是不同认识操作的相对优势,我们就可以把被试在两类认识操作上的分数加以对比来判断其认知方式。具体做法是先将被试在各类认识操作指标上的原始分数转换为标准分数(以全体被试原始平均分和标准差为依据来计算 Z 分数),然后把被试在两类认识操作上的标准分数相比较,就可以判断其认知方式或认识操作相对优势了。例如,要知道被试属于分析型的认知方式,还是综合型的认知方式,我们将其分析操作的标准分与综合操作的标准分相比较,若分析操作的标准分大于零,而综合操作的标准分小于零,则他属于分析型的认知方式。相反,则属于综合型的认知方式。

最后,将各被试组的认知方式类型的分布情况加以比较,以分析传统社会生产者与现代社会生产者认知方式的差异性,从而验证我们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设,并把握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趋势。

四、结果分析

1. 各种认识操作标准分数(Z 分数)的组间比较

为了了解各组被试在分析、综合等等认识操作上的差异性,我们比较各组被试的各种认识操作的平均标准分数,并进行差异性的 F 检验(统计结果见表 1)。结果表明:除时间认识和具体认识操作外,在各种认识以及认识操作的准确性和速度上,传统的农耕组被试都显著低于较现代的工商业组的被试。另外,我们还看到这种差距在不同认识操作上是不同的。具体说,空间认识上的差距要大于时间认识上的差距;抽象认识上的差距要大于具体认识上的差距;分析操作上的差距要大于综合操作上的差距;认识操作速度上的差距要大于认识操作准确性上的差距。换句话说,农耕组被试的时间认识操作相对优于空间认识操作,具体认识操作相对优于抽象认识操作,综合认识操作相对优于分析认识操作,其认识操作的准确性相对优于认识操作速度。相反,工商业组被试的空间认识操作相对优于时间认识操作,抽象认识操作相对优于具体认识操作,分析操作相对优于综合操作,认识操作的速度相对优于操作准确性。这个结果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

2. 各组被试认知方式类型分布的比较

我们将各组被试中不同认知方式类型的分布情况进行了比较和差异性的检验(见表 2),结果表明:在认知方式类型的分布上,农耕组与工商组有显著的差异。具体说来,在时空认识上,农耕组中属均弱型和时间型认知方式的人较多,而工商组中属均强型和空间型认知方式的人较多;在具体和抽象认识操作上,农耕组中属均弱型和具体型的人较多,而工商组中属均强型和抽象型的人较多;在分析和综合认识操作上,农耕组中属均弱型和综合性的人较多,而工

商组中属均强型和分析型的人较多;在认识操作准确性和速度上,农耕组中属慢不准型的较多,而工商组中属快准型的人较多。这些结果与我们前面提出的四条假设基本一致,说明我们的理论观点得到了实证材料的支持。

表 1 认识操作分数(Z 分数)的组间比较

	粗耕组	精耕组	工业组	商业组	F 检验
空间认识	-.565	-.528	.587	.788	44.21***
时间认识	-.008	-.114	.170	.543	1.72
具体认识	-.064	-.140	.129	.145	2.53
抽象认识	-.508	-.469	.202	.905	66.65***
分析操作	-.463	-.555	.247	.607	25.00***
综合操作	-.158	-.330	-.093	.830	28.85***
操作准确性	-.286	-.304	.165	.525	25.42***
操作速度	-.335	-.580	-.011	.910	71.91***

注:***p<.0001

表 2 认知方式类型分布的组间比较

		粗耕组%	精耕组%	工业组%	商业组%	检验
空间 时间 认识	均强型	10	15	25	45	
	空间型	16.7	15	63	38.3	
	时间型	15	15	1.7	0	
	均弱型	58.3	55	10	16.7	93.8***
具体 抽象 认识	均强型	10	21.7	55	66.7	
	具体型	50	28.3	3.3	0	
	抽象型	1.7	0	13.3	20	
	均弱型	38.3	50	38.3	13.3	114.4***
分析 综合 操作	均强型	15	21.7	40	73.3	
	分析型	16.7	10	36.7	3.3	
	综合型	16.7	13.3	3.3	13.3	
	均弱型	51.7	55	20	10	87.1***
认识 速度 准确性	快准型	13.3	13.3	45	78.3	
	慢准型	10	18.3	15	3.3	
	快不准型	6.7	0	3.3	6.7	
	慢不准型	70	68.3	36.7	11.7	87.3***

注:***p<0.0001

3. 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趋势的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人认知方式的变化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和相适应的。其发展趋势应该是中国人中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认识特征或认识方式类型不断减少,而与现

化相适应的认识特征或认知方式类型不断增加。随着中国人中愈来愈多的成员的认知方式从传统的类型向现代的类型变化发展,最终具有现代类型认知方式的成员在全国人中的比例超过具有传统类型认知方式的成员,这样,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便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各地区和各行业之间不是均衡展开的,因此,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成员中认知方式的发展变化情况是不同的;其类型的分布也应该有所不同,即较落后地区和较传统行业中具有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认知方式类型的人数较多,而较先进的地区和较现代化的行业中具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认知方式类型的人数较多。

根据上述定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的实证研究材料,我们对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趋势可以作出合理且可信的推断:

第一、在空间和时间认识上,传统农耕组被试中属均弱型和时间型认知方式的人较多,而较现代的工商组被试中属均强型和空间型的人较多(见表2)。由此,我们推论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从时空认识均弱型向时空认识均强型演变,在此过程中,先有时间型的认知方式,然后出现空间型的认知方式,最后出现时空认识均强型。图示如下:

时空认识均弱型→时间型→空间型→时空认识均强型

第二、在具体和抽象认识方面,传统农耕组被试中属均弱型和具体型的人较多,而较现代的工商组被试中属均强型和抽象型认知方式人较多(见表2)。由此,我们推论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第二个趋势是从具体和抽象认识均弱型向均强型演变,其演变的过程如下:

具体和抽象认识均弱型→具体型→抽象型→均强型

第三、在分析和综合认识操作上,传统农耕组被试中属均弱型和综合型认识方式的人较多,而较现代的工商组被试中属均强型和分析型的人较多(见表2)。由此,我们推论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第三个趋势是从分析综合均弱型向均强型演变,其演变过程如下:

分析综合均弱型→综合型→抽象型→均强型

第四、在认识操作准确性和速度方面,传统农耕组被试中属慢不准型认识方式的人较多,而较现代的工商组被试中属快准强型认知方式的人较多(见表2)。由此,我们推论中国人认知方式发展的第四个趋势是从认识操作慢不准型向认知操作快准型演变,其演变过程如下:

认识操作慢不准型→慢准型、快不准型→快准型

主要参考文献:

Berry, J. W. (1976). *Human ecology and cognitive style*, London: Sage.

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王宏印:《跨文化心理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吴光宗、戴桂康:《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责任编辑:范广伟